



霍桑探案

之袖
棚七

新婚劫

著青小程

行印局書界

霍桑新案 婚劫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程小青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但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爲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一直保持著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爲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一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的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陳序

過去在求學時期，我曾有如下的幻想：如果能够有機會讓我到北極的冰島或非洲的森林中去探一次險，那一定可以看到許多瑰異的畫面與珍奇的生物。這一個幻想，當然是至今未能實現；然而我的好奇心的寄託，卻終於在成年以後找到了北極的冰島與非洲的森林的代替者，那便是——偵探小說。

二十年以來，我閱讀過大量的偵探小說，自早期的「杜賓探案」看到近世紀的「福爾摩斯探案」以至「斐洛凡士探案」，「聖徒奇案」，幾乎可以說是所有的偵探小說我都瀏覽過；當然，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也包括在所有的偵探小說之內。

偵探小說的唯一特徵就是足以啓發閱讀者的思想，滿足閱讀者的好奇心。從一件兇案開始，你就跌進了迷離愉悅的境界中；跟着案情的發展，由你恣意去思索，推測，也許能從一二處線索上獲得些微領會，但最後的結果卻往往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讀小說最足以使人感覺到興趣的，我以爲莫過於偵探小說了。

「偵探小說是化裝的科學教科書」，我認爲這詮釋還嫌不夠；應該再加上一句：「同時偵探小說也是化裝的冒險指導書」。因爲偵探小說不但隨時隨地告訴你平時所不

知道的科學知識，同時還領導你進入最陰森最恐怖的境域中去，——偵探小說的背景，都是些詭祕神奇的鏡頭。——這一種獨特的風格，是其他小說中不能有的。在無法遨遊北極的冰島與非洲的森林的今日，取一部偵探小說消磨一下時間，正是最好的「精神上的探險」。

我欣賞了二十年的偵探小說，程小青先生也爲偵探小說盡了二十年的力；無論在翻譯或創作方面，小青先生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過去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彙刊」我保藏着一部；不久以前的「霍桑探案袖珍叢刊」第一輯，我曾買了一部贈給一個遠道的朋友；現在第二輯繼續問世了！其中的大部份大概我在少年時代都已經拜讀過，但是我很願意再溫習一下，因爲我的好奇心還「至今猶滋」呢！

三十三年春：陳蝶衣序於春秋雜誌社

著者自序

偵探小說在文藝園地中的領域可說是別闢畦町的。它的重心着重在想像，結構和實際的科學智識和方法。一般小說大半訴諸讀者的情感，偵探小說卻除了情感以外，還含着引起好奇和喚醒理智的使命。人類固然是有情感和理智的動物，不過發展的方向卻往往會有偏畸。情感薄弱了，生活也許會流於機械和枯寂；理智晦蔽了，也不能免傾向頹廢浪漫僥倖迷信的危險。我們東方的民族向來是以情感豐富著稱的，因此在理智方面的發展未見充分，而生活也就不得不流於畸形。我們知道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界，無論物質機械方面的一切的學術，都須受科學的支配，就是我們向來認為精神方面的學術，如哲學，心理學，心靈學等等，也都逃不出科學方法的疆界。但科學的先鋒是好奇，大本營的主帥是理智。偵探小說曾被稱為「化裝的科學教科書」。它在啓發好奇心和理智方面如果真有一些助力，那末這叢刊

的發行，即使不能算做有什麼貢獻，至少也許不致貽「災梨禍棗」之譏罷。

我在已往的二十多年中所撰著的霍桑探案，約有六十多篇。若干年前我刊印過兩集「霍桑探案彙刊」原祇是嘗試性質，不料竟獲得許多嗜痂的讀者們的愛好。兩年前我又刊印了「霍桑探案袖珍叢刊」第一輯十種，不久都已重版。我在這種鼓勵之下，便忘了自己的譴陋，又搜集了二十一篇長短的作品——內中有一部分是「霍桑探案外集」的原稿——重加增刪和整理，合爲十冊，刊印這袖珍叢刊第二輯。我自知這種幼稚的作品，當然負擔不了啓發好奇心和理智的重任，不過「登高自卑」，這集子或許可以算做一種引子。倘能因此而引起了同文的興味，在文藝園地中另造一個獨立蔚翳的高阜，撒下些科學的種子，自含苞蓓蕾而結成燦爛的果實，那是我所馨香祝禱的。

目錄

(1) 霍桑案 **新婚劫** (袖珍叢刊之十七)

一	遠道歸客	一
二	怪信	八
三	變端	一八
四	旅館中	二九
五	兩條路線	三八
六	霍桑的義務	五二

(2) 霍桑案 **無罪之兇手**

一	一陣騷亂	
二	蛋殼	
三	苦肉計	
四	失敗了	

(3)

探霍案桑

官迷

一 舊書中的新資料·····

二 怪聲·····

三 驚呼·····

四 關鍵·····

五 訓誡·····

(4)

探霍案桑

酒後

一 槍聲人影·····

二 尷尬局面·····

三 賤姓不幸·····

(5)

探霍案桑

誤



一 隔室中·····

二 多事之夜·····

三 全武行·····

一五八

一六四

一七二

一四〇

一四六

一五三

新婚姻

(袖珍叢刊之十七)

程小青著

引言

凡讀過霍桑探案的讀者們，大概都知道他的大部分案子，都是我和他二人合作的，案情的紀述，也都憑我親身經歷的見聞。其實自從我結婚以後，我因着和他分居，或偶然旅行出外，不能和他常在一起，他一個人單獨進行的案子，數量上也相當可觀。就像我所發表的「魔窟雙花」「夜半呼聲」和「一個紳士」等等，都是他單槍匹馬的成績。本篇所紀，也是他一個人奏功以後告訴給我聽的；就案情而論，却也當得起離奇曲折的評語。我現在憑着觀客的眼光，照著案子發展的程序紀述如下。

包朗識。

一 遠道歸客

那是國曆八月初旬的季候，暑天的餘威依舊控制着大地，雖在清晨六點半鐘的當兒，熱的威力早已依憑着陽光的流照，漸漸伸展到地面上來。那時黃浦江面被一道紅赤的霞光所蒙絡，江中的水氣也已開始被動地蒸發，似乎預告那些輪埠上站立的勞工們，今天的熱度一定不會在華氏表一百度以下。但腳快們似乎已飽經熱神的威脅，鍛鍊成一種強毅的抵抗力，對

於那天空的預兆，竟表示一種漠不在意的藐視態度。他們都伸長了頸子，提精會神地向江心瞭望着。一回兒，忽有一縷黑烟在霞光中蜿蜒地裊升着，接着便有一艘輪船順波逐浪地駛過來。一剎那間，脚伕們的囂聲頓時活躍起來。大家都揮臂擦掌，或整理肩上的扁擔繩索，都準備著表現爭先恐後的姿態。輪埠上除了那些脚伕們以外，還有許多迎接旅客的親友、車夫和閒觀的人，都擁擠地麇聚在一起。其實在這當兒，決沒有真正閒觀的人；這些形態上近乎閒觀的人，不消說也都是各有他們的任務和目的的。

巨輪越駛越近，埠頭上的喧鬧聲浪也比例地增高。再等一回，輪船甲板上的乘客們蠕蠕攢動的狀態，從輪埠上望去，也已清清楚楚。那輪船名喚新豐，剛從秦皇島開來。乘客們遠道而來，一望見輪埠，反都按耐不住，像要一脚踏上岸來的樣子。等到船身傍着碼頭，那脚伕們早已一擁而上；船上的乘客們又爭着提攜捧負地登岸；那一種喧騰雜亂紛擾擠軋的情狀真是難描難寫！

這時候有幾個貌似閒觀的人，却仍站在碼頭的旁邊。內中有一個三十多歲的黑長漢子，軀幹既很偉大，生著一雙鷹眼，大蒜鼻兩旁的橫肉臉上又滿長着四五天不會修葺的髭根，形狀非常可怕。這人身上穿一件白夏布長衫，顏色已不很潔白；領鈕是敞開的，他的頭上戴一頂起碼價格的巴拿瑪草帽，也分明是隔了幾年的東西。那帽簷壓得很低，但他的一副銳利的眼光却從帽簷底下炯炯地射出，向人叢中亂看。他好像要招接什麼相識的客人，却又似有所

顧忌，不敢走近船去。因爲離他十餘步外，另外有兩個人並肩地站着，模樣兒像是什麼偵探。那黑臉漢顯然爲審慎起見，故而並不向人叢中擠去。

十多分鐘以後，他眼見一羣一羣的乘客們從他的面前過去，却仍沒有滿足他的期望。他並不移動他站立的位置。因爲這地位非常衝要，凡下船登岸的人，都逃不掉他的視線。末後乘客們越走越少，黑漢的兩道濃眉便也越繃越緊，分明他是失望了。

這黑臉巨人正要回身退步的當兒，忽而又停了脚步，嘴裏不自主地發出低微的驚呼聲來。

「唔，他回來了？」

這時候有一個打扮漂亮的少年，提着一個皮包，正不慌不忙地走上碼頭。其實這人的年紀已是三十六七，額角上已給光陰先生鑿下幾條線紋，他雖慷慨地塗上一層厚厚的雪花膏，究竟仍不能澈底遮掩。他的浮滑而狡黠的眼睛，配著兩條人工染色的黑眉，看上去很敏捷多智。他的身上穿一件陰白印度綢的長衫，腳上穿一雙漆皮皮鞋，身材倒也翩翩。他的頭上並不戴帽，烏油油的頭髮分明也抹足了什麼髮膏之類。所以遠遠地望一望他的打扮，仍不能不稱他做「少年」。

那黑臉漢等來客走近，突然迎上一步，定着眼睛向那貌似少年的來客開口。

「唉，是你！」

那客人似乎微微吃了一驚，抬頭一看，也不由不停了脚步。

「哈！老虎。」

黑漢忙搖了搖頭，低聲阻止他。「別叫名叫姓！我們走過去談。」

他說時自然而然地回過頭去，向那兩個偵探站立的地點瞟了一眼，却都已不見了。那歸客也早會意，便跟着黑漢向馬路上走去。他們且行且向左右探視，看見背後已沒有尾隨或注意他們的人，才放心地並肩離開輪埠。

那客人先開口。「虎哥，好久不見了。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回來？」

黑臉人聳聳肩。「小王，你今天回來，我可沒有想到。我本是來等候小福的。」

那個叫做小王的忙問道：「唉！你近來可是和小福有什麼賣買？成功了沒有？」

那叫做老虎的黑臉漢正想回答，忽又忍住了不說。他們便靜默地走上了馬路，在人行道邊站住。

老虎答道：「這是閒話，別提。我們那一件事不是還沒有了結嗎？我已候了你一年哩！小王，你也太不够交情，怎麼音信全無？今天真是太巧！……喂，這回事究竟怎樣？」

小王回頭一瞧，忽附耳向黑漢道：「輕聲些，後面好像有一個人跟着。你不如先給我找一個寄宿的地點，別的事回頭再談。」

黑漢似也贊成。他也回頭向後面瞧了一瞧，便等著後面的一個人走過去。其實那人祇是

一個趕早市的小販，這兩個人自己心虛，才如此小心防備。黑漢隨向小王說，浙江路的利遠旅館，房金既廉，又很穩妥。小王點頭贊同了，便各自雇了黃包車，向浙江路駛去。

當小王和老虎的車子在吉祥路吉祥里口經過的時候。里內有一家人家，正忙着打掃佈置。那是一宅五上五下半中半西式的屋子。有許多僕人正在大廳上張燈結綵，顯見在這一兩天中他們將辦什麼喜事。這屋子的小主人叫錢潔身，年紀還祇二十七歲，却早已在美國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他回國才得半年，掛起了律師牌子，做了幾次義務律師，連接辯勝了兩次，已頗得社會上人的注目。這天他在天沒亮就起身，已經親自在那輝煌華麗的新房中佈置了好一回功夫。因為明天就是他的婚期，他自然要分外起勁。

這時他正取了他的未婚妻趙明珠的一張半身照片，跨上桌子去，把照片掛到一隻柚木粧臺上面的牆壁上去。掛上之後，他站遠了瞧瞧，又覺地位不妥，重新把照架取下來，端在手里，又仔細地欣賞。他見那照中人美麗的姿容嫣然微笑，正是栩栩欲活。他越看越愛，不禁偷偷地隔着玻璃接了一個吻。後來他看見靠窗的一壁空着，就將照片掛在那裏，果覺得比較適宜得多。一回兒，照已掛好了，他正自站着端相，忽見室門開動，有一個小使女拿着一張報紙走進來。潔身忙將那張大華報接過，翻到了第五張的本埠新聞，便發見一男一女的肖像並列地刊着。下面記着的一段新聞，就是錢潔身和趙明珠結婚的消息。這一節新聞他分明是預先知道的，故而披閱之後，滿意地笑了一笑。他略一凝想，又在手表上瞧瞧，便換了一身